

致敬! 峥嵘岁月

“我把两截烂枪对准日军扔过去”

——抗日老战士甘子源生前讲述三山虎血战的雄壮故事

敬礼抗战老兵

军民团结一心 抵御敌人“扫荡”

1945年春,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中山正式宣布成立,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同时改编为珠江纵队第一支队(简称珠纵一支队)。我们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,先后连续出击金斗湾、麻子、金钟、前山、古鹤等日、伪据点。由于使用新的爆破战术,给日、伪以沉重的打击。

但是,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胜利,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。他们从诬蔑我们共产党为“奸党”、“奸匪”,到施用无耻的暗杀,最后发展到与日、伪勾结,联合“扫荡”我抗日游击队根据地。

在日、伪、顽、匪的秘密接触和他们频繁调集兵力的行动中,珠江纵队党委早有预感,并做好了反“扫荡”的准备。

敌人经过几个月的阴谋策动,终于纠集了一支包括日军1000多人,伪43师2000多人的清乡扫荡队,于5月8日深夜,分六路从关塘至灯笼坑,榄边至白企,崖口至合水口,翠亨至石门,石鼓至榔椰山,西江至大寮潜进我五桂山根据地东、北、西三面的外围地区,然后向我深腹地进攻。



三山虎血战遗址

3 猛虎队队员多次击退敌军冲锋

敌人不甘心失败,又大批增援兵力,继续向猛虎队阵地扑来。猛虎队的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,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军的冲锋。此时,我们检查发现弹药已消耗了一大半,急需补给。于是,队长梁杏林便率领13名战士突围请援,由小队长黄顺英带领留下的10名战士坚守阵地,继续阻击顽敌。

这时,连续几次冲锋均遭失败的敌军,在得到再次增援之后,疯狗般向我们猛扑。然而,猛虎队战士经受住弹雨的袭击,坚守阵地,使敌军不敢轻易前进。过了一阵,我们又又有3名战士牺牲了。此时,我们的援兵未到,敌众我寡,弹药

将尽,机枪又发生了故障,情况万分危急。8名战士被迫撤出阵地,向三山虎的山头转移。强登三山虎山头的过程中,教官陈隆、爆破班长古柏松相继中弹受伤,不能随队前进。他俩便伏在树下向涌来的敌人投掷手榴弹,掩护其余战友占领了山头阵地。可是,众多敌军很快冲上来把山头团团围住,并向我阵地疯狂扫射。在顽敌面前,英勇的猛虎队战士,为了保住阵地、保卫司令部,顽强地与百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,鲜血染红了山头,我们又又有3位同志受了重伤、6位同志英勇牺牲。

4 中弹后忍痛与日军作殊死搏斗

最后,坚守在三山虎山头的只剩下小队长黄顺英、机枪手郑其和我3人。这时,弹药已全部用完。我们三人就尽力靠拢在一起,准备与敌人展开肉搏战。敌军见我阵地突然沉寂下来,也不敢贸然前进,害怕上当,便以更猛烈的火力向我们扫射。在一阵强烈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,郑其同志也牺牲了,牺牲时仍紧抱着那挺杀敌无数的机枪。突然,我也中弹了,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死过去。

当我苏醒过来时,不远处传来敌军的脚步声。我已无法走动,只得忍着起身把枪砸烂。那时敌军已走到面前,我

乘其不备,把两截烂枪对准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日军扔过去,向敌人作最后拼搏。接着,一阵剧痛袭来,我又昏了过去。在朦胧中,我听到那个被砸伤的日军咆哮一声,拔出利剑,向着我的腹部捅了一刀。我感到一阵剧痛后,彻底不省人事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被一阵阵冰凉的山风吹醒,此时天色已黑下来。我伸手摸一下自己,发觉全身湿淋淋一片,衣服被血水浸透,蚂蚁在身上爬咬,痛苦极了。但我咬牙坚持下去,直至战斗结束后群众用担架把我抢救出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我终于痊愈,重返前线,转战东江。

【人物档案】

甘子源(1927—1998),中山翠亨石门村人,1943年10月参加五桂山游击队,194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5年12月任中山特派室情报站长,1948年8月任中山武工队北平队独立团副营长,1950年3月任两广纵队炮兵参谋部参谋,1950年7月起任中山四区副区长、宝安土改工作队副大队长、中山下四区区委书记、中山十一区区委书记、中山县委生产合作部部长,1957年6月任中山县委副书记,1959年4月任佛山专署水利处处副处长,1961年任中山县委副书记,1964年9月任佛山地委农办副主任,1965年8月任斗门县委副书记,1972年6月任省红旗农场副书记,1977年4月任省粤中船厂副书记,1980年9月至1987年3月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,1989年4月离休。

5 灵活作战 创造了以少胜多战绩

三山虎这场战斗是怎样结束的呢?当时我们留下狙击敌人的11名战士中,死伤10人(包括我受了重伤),只剩下小队长黄顺英。他在敌军逼近时,急中生智,纵身一跃,从山后坡滚下去,在密林的遮蔽下冲出重围。此时,队长梁杏林已率领猛虎队另一个小队及时赶到,殊死一支队的民权队也奉命赶来增援。他们居高临下,两面夹攻集中在三山虎山头的敌人。敌军措手不及,伤亡惨重,最终狼狈逃出灯笼坑。其余各路敌人,在抗日游击队充分运用分散、集中、转移的灵活战术控制下,或遭到我主力的打击,或受到我麻雀战术的困扰,或中了我方布下的地雷而死亡……敌人处处扑空挨打,敌伪顽匪妄图联合聚歼我主力的阴谋失败了。在这场战斗中,虽然我们部队有所损失,却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。“三山虎血战”的故事,至今仍五桂山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。

(整理自甘子源《三山虎血战》一文)



甘子源

启事

9月3日,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为了缅怀抗战英雄,全方位展现中山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可歌可泣的历史,本报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,从3月至9月,每周推出缅怀抗战历史系列报道“致敬! 峥嵘岁月”。敬请关注。



中山英雄谱



刘帼超

刘帼超是三乡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,也是中山抗日游击队员们十分尊敬和爱戴的“白衣天使”。

少年时期,刘帼超先后在香港、广州等地求学,除了学习知识外,还目睹祖国的贫弱,产生了对老百姓深深的同情。1929年秋,她从妇产科学学校毕业,在三乡开设了博爱医局,积极宣传和推广科学接生法,走乡串巷给穷苦人家送医送药。

1937年7月,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,中山人民掀起抗日热潮。刘帼超也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中。白天,她与救护队员们一道奔走各乡,抢救被敌人炸伤的百姓;晚上,她就给救护队员讲抗战救护方面的课,并参加各种抗日宣传。

1942年,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进入三乡附近的五桂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,刘帼超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,把游击队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,她的医局也成了中山抗日游击队的后方医院,五桂山区的游击队员们负了伤、染了病,总是到这里来医治。他们有时化装成老百姓直接到医局看病,有时隐蔽在附近乡村的地下医站,由交通员领着刘医生一个点一个点去治疗。

刘帼超的医局不仅起了部队的医疗所的作用,有时还是部队的掩蔽所。1943年,为了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,刘帼超在家中专门修建了一座医务室,取名“桂园”,专门作为部队的伤病员养伤治病、女战士分娩育婴的隐蔽地方。每逢敌人“扫荡”,一些重伤伤病员不便转移,刘医生就冒着生命危险,主动把他们留下,作为留医病人,隐蔽在桂园。因此,桂园也被游击队称为“后方医院”。



中山抗战遗址



中中别动队遗址

中中别动队遗址位于石岐区孙文路七星初地街以西崇义祠内。

1937年8月9日,中山七区荷包岛已为日本海军陆战队侵占。12月5日,日军侵占三灶岛,点燃了中山人民反侵略斗志,中共中山县委因势利导,发动群众组织救亡团体。在党的组织领导下,中山话剧协会、石岐小学教师战时服务队、中中别动队以及各区、乡的抗战后援会、战时服务队、大刀队、自卫队、救护队等群众组织,如雨后春笋成立遍及城乡,抗日群众运动风起云涌。1938年3月初,阮洪川、郭宁、马国英、杨伯昌等在中山县立中学发起成立中中别动队。

随即,中中别动队加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,改名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中别动队,接受省抗先的领导。该组织以此为活动据点,组织县立中学的学生,在中山各地以集会游行、宣传演讲、筹款募捐、演街头剧、出壁报等形式,宣传抗日救国,支援前方将士守土杀敌。同年4月,石岐、五、八区数千群众(最多时上万人),连续举行庆祝台儿庄大捷的集会游行。不少在广州读书的中山籍大、中学生,也返回家乡加入宣传救亡行列。

后曾为中山县立中学南校区,于20世纪50年代拆毁。



中山抗战重要战役

白石保卫战

1945年2月27日,抗日游击队攻打神湾镇的伪军据点后,由于返回路途遥远,撤回途中在三乡镇的白石村暂驻,驻扎在黄竹朗(现名竹溪)。当地村民中的抗日积极分子知道游击队到来后,非常兴奋,给疲劳的游击队员们送来饮食后,又把最好的几座碉楼腾出来,在地板上铺了很厚的稻草供游击队员们住宿。但这些情况被当地的汉奸知道,为了向日人邀功,他们暗地里通知日军,并为日军带路,试图带日军和伪军来包围游击队员。

凌晨,在白石村外放哨的两名游击队哨兵遭遇日军,交上了火。战斗立刻打响,游击队员们立刻集结起来依靠碉楼的掩护投入了战斗。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下午4点。敌军冲锋了12次,都攻不进来。前两次是日军冲锋,后来由于伤亡太大,狡猾的日军就让伪军冲锋。据当年的游击队长冯永回忆说,当时,他在—栋碉楼的3楼,拿着步枪从炮眼瞄着敌人。村民们拿来芋头、开水,一边吃一边也不敢放松。日军的炮火非常猛烈,有些碉楼被敌人的炮火打开了一个洞,其中一座还被打塌了一边,但



三乡镇白石村,几名孩童争相比高。抗战时期,珠江纵队利用白石村的碉楼群作掩体,打退了进攻白石村的日军。冯达文摄

游击队员们奋勇战斗,最终击退了敌人的进攻。当时,日伪军占有人数上的优势,共有步兵一个中队100多人,炮兵一个中队80人、配山炮一门,还有伪军200多人,而游击队员只有180多人。大半天的战斗结束后,游击队员共击毙日军13人,毙伤伪军40多人。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后,缩在据点里,再不敢轻易出动,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及附近地区赢得了4个多月的安宁。